

短篇小說第一名

曹志漣

49 12 17 生

湖南益陽人

柏克萊加州大學哲學博士

現職／專業創作

作品名稱／
宮保雞丁的滋味



宮保雞丁的滋味

短篇小說組第一名 曹志漣

滾熱的油煙直冒，一鏟子，黑亮亮的雞丁爭相落入油中。爆炒數下，冷熱生熟瞬間代換；再俐落幾鏟炒進各色佐料，頓時香味噴面而來，全身神經為之顫奮，畢生期望繫之一嚐……境界！這就是境界！

「好……」香字還沒出口，他就被自己的叫聲驚醒了。心還流連在未起鍋的雞丁，身卻已無情地處在無聲無味無伴的黑暗裡。

雙手捧著臉，他長嘆一聲。已經是第三夜了，連續的宮保夢。每個程序，從下鍋到噴香，沒有一步漏的，可是就是吃不到，吃不到！

他頹喪地倒回枕上，發現枕頭又溼了半邊。想必是饑得緊，嘴巴都封不住水汪汪的饑勁。翻了個身，挨著半面乾枕，半睡半醒地想著宮保夢的原因。是工作的煎熬導致自己下油鍋的聯想？還是生活的單調乏味，使他渴望一種大辛大辣的痛快？

兩條死路，引得他來回碰壁。

痛苦不堪。

睡不著又醒不了。

彷彿在水中半浮半沉，一會兒看到水面上的世界，一會兒見到水面下的世界，二者硬是溶不到一起；泳者既游不到彼岸，也踩不到水底，只有在界線上下掙扎著。

就這樣，他掙扎到天明。

宮保雞丁又反覆炒了幾回，可是他還是沒吃到。

人群在燈號和車陣的牽制下，忽聚忽進忽散。偶而一兩個性急的，等不到人群結集就隻身投入車海中，居然也能全身而過。

他站在辦公室的窗前，習慣性地看著人群的流動。

平時他總是暗罵獨行者的玩命愚勇，可是今日卻一改嘲諷，大大地為每個衝鋒者喝采，視他們的成功為自己的慰藉。

精神開照了幾個不要命的安全上路後，他忽然停止了這個活動。一回身，他跌坐到椅上，開始為自己的無聊行為感到慚愧。

說穿了，他只不過是想把夢中吃不到的趕快在現實中吃回來而已；因此他在主人點完菜後，突然又要求加一道宮保雞丁。

主人一聽，發起急來直說：「這是廣東館子，哪來的宮保雞丁？早知道你要吃辣的，我們就換個地方了。」香港經理不以為然地眉頭一皺，大廣東式地拍著胸脯說：「你們客人要宮保雞丁，我們也做得出來，這是小菜，沒什麼難的。」

主人見經理成竹在胸，就順著點了一道雞丁。經理走後，全桌人不禁取笑起他來，所幸他心有所寄託也不甚介意，而且還自我解嘲地扯了一個不相干的淡，逗得大夥樂得很。

一籠籠的點心陸續端上拾面，蒸的，炸的，甜的，鹹的，羅列一桌。眾人舉箸狂啖，只有他淺嚐即止虛腹以待宮保。終於一盤熱騰騰的菜自天而降，落在蒸籠之上。「宮保雞丁！」香港經理鄭重宣布。

他定睛一看，臉色一變，猛回頭，拉住經理問：「這是宮保雞丁？」

「是宮保雞丁！」經理毫不遲疑地說。

他不滿意地放了經理，轉回身看著雞丁，指著大家說：「這哪是宮保，你們看，白的。」眾人放下碗筷，審視著這盤雞丁。

「是白了一點。」

「白一點無所謂，夠鹹就好了。」

「黑才香！」他不悅地說。

「黑白一樣香，別挑了，吃吧！」主人打圓場道。

一個客人安慰他：「宮保就是花生嘛，你看有花生，有雞丁，這就是宮保雞丁了。」另一個立刻反駁說：「什麼，宮是指紅辣椒，宮保雞丁應該是宮爆才對，就是用紅辣椒來爆的。」二人正要相爭，主人勸住了：「不管怎麼，這盤雞丁有花生，有辣椒，是真的了，大家吃吧。」

他被眾人說得滿肚生火。一向無人敢跟他唱反調的，今天才略表意見就遭全體的一致否決。這或就算了，可是同來的人不但迅速瓜分了雞丁，而且還同聲大讚好吃。如此一來，他倒是騙子了。

至席終，他還是拒嗜宮保；主人請客相託的事，他也賭氣拒絕幫忙。

他翻了翻記事本，發現往後幾天的應酬沒一家是在川湘館的。看來川湘館已不是主流了。

有段時間，他自己也很排斥這些家鄉菜；吃了一輩子了，想換換口味。所幸大都市小世界，各方菜系說得出的都有，他也隨波做了幾年世界食客，對自己胃口的國際開放十分滿意。不料近日口味日覺，常念辛辣；再加上夢中老被吊胃口，引得益發嘴饞。他等不了川湘館了。

連下幾日，他嚐遍了南北館子的宮保雞丁。累積的經歷，比夢境更荒謬。夢中吃不到口的，感覺上是真的；可是現實中吃到的，卻都是假的。江浙館的黑卻過甜；北方館子蒜味太濃；台灣小吃是用辣椒醬炒的，完全走味。在他屢敗屢嗜之際，他的宮保狂漸在朋友中傳開，往往不待他開口，宮保雞丁已和魚翅並列菜單，在國宴的排場上，小家碧玉地客串一角。後來，人們爲了討好他的宮保癖，干脆一律請他上川湘館。這一來，他的挫折感更深了。

二、

「宮保已死！」他沈痛地告訴自己。此刻他剛走出大都市中最後一家川味小吃，站在騎樓下望著自天而降的毛毛雨。

他是一個不善回憶的人。而這家小吃店，哪怕是屢次遷移，外貌全失，仍難忍地勾起他許多迴避多年的影像。不忍懷舊與懼怕，懷不了舊的心情，使他延到最後才單獨來到這兒。

「開堂」二字，的確熟稔地令他的心狂跳一陣。興奮地推門進去，裡邊依舊是清雅的小桌擺設，巴掌大的蒸籠擺得山高，在屋的一角噴著煙，滿室麻香。

一坐下，一個年輕女侍就殷勤地捧著小菜托盤走到他面前。

左右挑選要了幾樣後，他忍不住問起：「你們老闆就是二十幾年前中華路那家的吧？」小姐沒好氣地回他：「先生，沒想到你那麼年輕，又不是七老八十居然也會問這個問題。二十幾年前我還沒生呢，怎麼會知道？」他聽得掃興，趕快點了雞丁，就別過臉無聊地看著店外世界。又是小巷風光，人車相爭的情景。若是自中華路二樓看出，正好可對上新聲西片的電影看板。川味和西方的象徵奇怪地混成一個感覺；就好像母親帶著川音說英文，特別動聽一樣。

……他的思緒停了數秒。

重新流動時，他小心地把任何導向過去的可能性一一消滅。自從數年前母親毀形而逝之後，他爲了保持情緒的持續高昂，常須做這種思想消音的工作。後來，回憶在努力的抑制下，已不再自重現。然而在這家店裡，往事硬是像那股麻香，管你坐在哪兒都笑嘻嘻地朝你撲來。所幸的是店子一角傳出的流行琴聲，倒是有助抵擋思潮的。他回頭去找音源，聲量不大也不小，恰巧在穿透思緒的波段上，難以忽視，進而難以忍受。

兩個小姐聚在角落守著錄音機笑鬧著。第三個則對著鏡子擠壓面部。他想叫小姐把音樂關小點，但又怕惹了她們，只好嘆了口氣轉回頭來。才轉到一半，他注意到在他側後方坐了一個年輕女客，也正偏著頭看著錄音機的方向。她面前放了幾個蒸籠，細長的手中持了一個湯匙，裡邊又盛了一個抄手。她皺著眉，心裡像是在盤算什麼，既而搖搖頭，垂首把抄手吃了。

他發現她的吃相特殊斯文；一個個抄手慢慢挑起，再緩緩地放入口中。嘴唇被辣椒刺激地泛紅，懸臆鼻不斷地抽搐著。她拿起紙巾，按著鼻子，忽然眼睛一抬，黑白分明地瞪著他。他嚇了一跳，警覺到自己是轉著臉看著她，太過昭然了。他趕快抱歉一笑，頭歸正位。雖然看不見她了，他還是想聽她的動作；可是那不大不小的音樂偏偏干擾著他接收她動作的訊號。而此時，他的宮保雞丁來了。

他把小菜挪到一旁，置宮保於正中央，以虔敬的心審視著：色是正的，香是對的，至於這味兒……他迫不及待夾起一塊送入口中，都準備好開口稱讚的，卻實在失望地吐不出一個字來。他不明白全市上千的川湘館，爲什麼妙出的宮保雞味兒完全一樣？哪怕是路邊的蔥油餅舖都是各有個性；宮保雞丁集甜酸鹹辣麻爲一體的複雜滋味卻一點勁都沒有？爲什麼？爲什麼？

他帶了三分火地把小姐叫過來問：「你們廚子是不是四川人？」女跑堂當下頂了回去說：「先生，什麼時代了，哪裡去找四川人？這些菜食譜上都有的，誰不會做？」他氣得無言，含糊支走小姐，繼續埋頭無味地吃著。此時，耳畔忽然傳來一陣輕笑，方向是來自右後方的女客。他回頭看去，發現蒸籠碗碟仍在，可是人卻不知去向了。

三、

「人類社會想必是定型了……」他躺在床上思考著，眼睛看著窗外的雨勢。原先的毛毛雨已轉成暴雨，大力地打在落地窗上。累積的垢垢被雨水沖刷下來，到地時無色的天水已成污水。

下大雨時能即時回到乾而溫暖的家，實在是人生的一大樂。可是他在享受之餘仍不忘檢討剛才發生的痛心遭遇。「可真是沒別的好奮鬥的了，居然爲個宮保雞丁費了那麼多的精力。」他自嘲地苦笑。數星期的搜尋裡，他突然意識到遊走其中三十多年的社會，和自己想像的不太一樣了。其他的社會，傳統都是珍貴地保留在集體記憶中，只有自己的社會，十年一代，前一代的感覺到下一代沒幾樣是保留下來的……變味的宮保就是他的證據。

人人都吃過宮保，家家都會做宮保，可是誰也不知道什麼是真宮保，只有他知道。要他說出個道理來，他卻又說不

出；而那些不知宮保的，倒是個個有一套宮保觀。「真是瘋了。」他舒服而難過地想著。天越來越暗，光線越來越弱。可是奇怪地眼前的世界反而呈現出一種灰質的清晰；明暗和光影對比的增加，使事物的輪廓反而更明顯。

他還是想不起那位女客的樣子。記得是耐人尋味的；可是數秒之中，實在很難鑑定出是個什麼味兒。

他想起她是鬼。明明沒看見她出門，她卻走了；明明聽見她的笑聲，她卻消失了。怪物。忽然，他感到一陣寒意，立刻伸手把燈打開，頓時房間大亮，光影全失。

四、

她在大雨中跑下公車後，才發現拿忘在車上。心一橫，一路頂著雨跑回家去。換上乾衣，盤坐在床上讀著買回來的書。沒兩頁，電話響了。是晚香，說要來找她。三個月沒說話了，突然擺下臉登門求見一定有要事。她暗想。掛了電話，她想起小吃店碰到的那個癡漢。

孩童般的羞澀和渴望錯了位地掛在六尺之軀上。才看第一眼，她就判定這個人是遠方遊子回來尋根的。他和小姐的對話更肯定了她的判斷：「嗯，還想這個館子為你二十年不變嗎？」她暗笑他。她一向喜歡估著角落位置觀察眾生；讀臉是她獨行多年培養出的樂趣。她總以為自己是隱形的，高姿態掌握一切生肖，可是今天卻被這個癡漢反將一軍。

這個人看人也太沒技巧了，她不高興地想著。尤其是在她想努力止住鼻涕的時候；太不給面子了。不過，他驚惶的樣子倒是挺可愛的。

離開小吃店時，瞄到他癡癡地打量宮保雞丁的模樣，那架勢，頗有格物致知的精神。她不禁又暗自偷笑。推出門去時，聽到他問的第二個問題，引得她回頭再看他一眼，想看看和社會脫節的樣子是如何的。失望的他讓自己同情心大作，合上門時，突然覺得寂寞起來了。

晚香來時已經十點了。姊妹倆無言地坐在客廳，電視的青光在臉上一閃一變。晚香耐不住僵持，拿起搖控器，用力把電視關上；她立刻拿起音響的搖控器用力按開擴大器，頓時聊天節目愉快笑聲噙地流動在空氣中。她最討厭妹妹凡事不尊重她的態度。

晚香翻了個白眼，忍住情緒對她說：「暗香，拜託，我有話要跟妳說。」暗香又一按搖控器，換了個音樂台，可是音量並未減小。她轉過頭看著晚香等待著，後者沒好氣地陳述道：「最近又有人要為我介紹朋友，日期還沒定，我希望妳到時候幫我去鑑定一下。」暗香一聽，翻手就把音響按開，迅速回道：「何必要我的意見，妳聽過嗎？」晚香不理她，站了起來說了一句：「或許這次會啊。」說罷，她走了。

才關上暗香的大門，晚香的僵臉立刻變成笑臉。她知道暗香會去的，因為她對人有不可理喻的好奇心；況且多年經驗，只要自己開口，姊姊沒有不依她的。

其實她當然不需要暗香的建議。自十八歲起，她就沒聽過暗香的。她要暗香做的是她的陪襯而不是軍師。

每次這種情況她都拉出她來坐在身旁。暗香人直，常說些不動聽的真話，她只須在一旁低聲淺笑，對方立刻順勢懾於經營過的嬌美，自然傾倒。朋友還須套招，暗香生來就是她的綠葉；暗香剛，她就柔；暗香淡，她就濃；暗香嚴，她就隨和；暗香醜，暗香醜，暗香倒不醜。三十幾的女人了，脂粉不施，也能動人。可惜就是個性太烈，沒有男人敢近身。

所以她不把暗香放眼裡。

要見面的這個人物，她早有所聞，只是苦無見面的機會。這次終於獲得輾轉推薦，更不能輕心。她一路盤算著如何營造相見時的氣氛，想得興奮，差點撞上一個沒頭沒腦奔出來的過路人。

五、

搶過快車道確是一種藝術。他從親身的實驗中體會到。

時機要算得準；不只是自己步行的速度，以及垂直方向行車的速度，還得揣測駕駛者和自己的決心何者為強。當然方向的操縱者對行人是不會有好感的。自己開車多年對此甚有把握。所以在嘗試做行人時，必須高估開車者置人於死地的潛能，大膽而心細才能平安渡過並享受到玩命的刺激。他注意到一些道行高的，能無視車輛的速度，以持一的步伐輕鬆渡過。這該是境界了。至於他，還停留在瞻前顧後的階段；實在是在是，留戀太多，難以超脫。

宮保癖已夠怪了，現在的馬路經更引起朋友間的議論：……他瘋了？雖然在事業決定上，他的表現依然正常；料事如神，英明果斷。可是在人生態度上，他變了。

以往，他的座右銘是志在必得，手段上常在不惜。難怪有人說他狠。現在呢，卻變成可有可無，方法上也改高水到渠成，不再勉強。由操切到和緩，所以有人說他成熟了，有人說他老了，有人說他該成家了。最後一個的看法倒是引起不少迴響。他的工作狂常留不住女朋友，現在步調慢下來了，大夥心裡想，時機該成熟了吧？借用一下他的馬路經：垂直方向行進的兩點終於可得出一個速度使彼此在一點交會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不一樣了。原有的價值觀忽然被嚐不到的家常口味給打亂了。

到底宮保癖丁對自己的魔力在哪？到底自己想吃的滋味是什麼？他茫然。老實說宮保癖丁四個字所代表的已沒有任何具體意義了；好像一個字看久了之後，就不知道是什麼字一般。唯一可湊得出的，就是提供他自信人生一個可笑的挫敗，或者說一個了悟的機會。過去天下事自他看來只有一種，就是可求的；現在多了一類：不可求的。可求的至終多是可捨的，而不可求的常是永恆珍貴的。

以此類推，求不到的宮保也因此莫名地成爲一種抽象的珍貴象徵。一旦抽象起來，更沒有什麼實際的味道可以定義的了。所以他也只有老吃不到，永陷在失望的輪迴中。

週圍的朋友體會不出他內心的變化，依然爲他點著宮保雞丁，鼓噪著要他吃。而他，既然無所謂期待，也就將就。這在朋友眼裡是隨和的表現，於是他們就開始積極地貫徹他們的決議，爲他物色對象。之後，聚會上的兩項公式就是一個了無味道的宮保雞丁和一個典型女子。他已麻木了。他開始沮喪。他想起她。如果宮保雞丁的滋味是抽象的，則她根本是無相的。他嚐試在各個女子的身上尋找她可能的樣子，卻只能找出她不可能的樣子。有時他想，何必爲一個印象否定所有眼前可及的女子？可是這個無印象的印象竟如浮水印般，只要一透過其他女子，就會若隱若現地出現在他眼前。宮保是已逝的味覺，追不回來了。他也熄了火。可是她是有聲息的人，給他碰上了一回，難道不會有第二次？強烈的期望使他把她歸於「可求類」，自己也時而到都會的最後一家川味小吃前張望，可惜見到的總是女跑堂的白眼。命運真是挑中他來作弄了，他想。

可是當他第一眼看到沈晚香時，他以為命運又回到了自己的掌握。她穿了一件黃衣，簡潔地自報名姓後，明亮動人地和他握了握手，依著眾人的安排在他身邊坐下。

他驚奇地看著身邊的人，無相的印象忽然被她全給點醒了：徐徐地吃著抄手，抽搐的鼻尖，泛紅的唇。突地，紅唇吐出了一句話：「你的名字很特別呢，杜甲，是真的嗎？」

「不是，還差得遠呢。」

吃驚的紅唇，「哦」了一聲。

「是真的，是真的。對不起，我以為妳在說那盤雞丁。」他在眾人的笑聲中趕快補了一句。

「雞丁？」紅唇落回了晚香的臉上，不是她。她是那盤雞丁，色香都對了，可就欠個靈魂。

從興奮到失望，他的情緒全照在晚香的眼裡。她想不出哪兒冒犯了他。還在納悶之際，暗香來了。她看到了姊姊和姓杜的臉上同時亮起了神秘的笑容；這下子她全明白了。

至此，單純的男女會面注定發展成一場激烈的三人內心戲，在一桌尷尬的觀眾前演著。晚香可全忘了自己下午是怎麼脅迫暗香來的，因此對暗香的攪局氣憤難挨；而暗香發現小吃店的癡漢居然是妹妹心怡之人，內心難免惆悵；只有杜甲，是整晚情緒最高昂的，企求多日的人居然就給他遇上了，而且還活生生地坐在對面：老天可真體貼他。

六、

沈暗香回到家時，已精疲力竭。

零亂的家才是她最舒服的秩序；應付外面的世界一直是她極大的負擔。在平日規律的理性世界裡，人性的荒謬是案上分析的材料；沒想到今天偶一出門，就被捲入了荒謬的爭端。

「爲什麼？」晚香的問話像凌厲的箭，直逼暗香而來。

想到又氣了起來。一群媚俗的食客。爲什麼？就是爲了你們。

「有必要嗎？」開車的晚香譴責地問她。

是沒有必要。完全沒必要。你們可以吃一輩子的假貨，然後說那是真的。

「可是我不行，」暗香告訴晚香，「而且我無法容忍。」

「妳跟姓杜的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故意出我的醜？」晚香吼道。

「沈晚香，該妳的就是妳的，不該妳的就放手！」暗香下車後回頭對妹妹說。

「你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別想了！」絕塵而去之前，晚香摺下了最後一句話。

她找出杜甲的名片，端祥著。什麼名字，像是一個代號，等於一對不想花心思想名字的父母。眼前又看到杜甲誠惶誠恐地遞名片的樣子。「沈小姐，妳的電話號碼……」他輕聲地問。溫柔的態度和吃飯時呼風喚雨的霸氣全然兩樣。當時她心一軟，就告訴了他。現在，她後悔了。

突然間，她手一合把名片揉成一團，扔進書桌邊的字紙簍中。

凡是晚香碰過的東西，她都不要。

在妹妹出世前，她是父母寵愛的焦點。晚香出生後，五歲的她驚於關切的轉移，慢慢地才適應了減半的愛和迅速長大的妹妹。往後的日子，她的東西只要晚香要，母親就會仲裁給妹妹。她永遠得讓，得給。時間一久，只要晚香眼光注視的，暗香就不願再接觸，她要屬於自己的東西，剝奪不了的東西。

奶奶的愛就是。奶奶永遠是自己的。

她走進臥房，在衣櫥裡翻出一本舊照像簿。第一頁，貼著奶奶和小暗香的合照。塵封多年，今日想念，是因為跟晚香「奪」一件東西的感覺又回來了。成年以來建立的世界是晚香絕不踏入的，今天的事件，使她必須找出一件晚香得不到的來安慰自己。

看著奶奶的笑容，想起了多少次自己被爆紅辣椒的煙嗆得直往外跑，一會兒又被宮保雞丁濃烈的香味給誘回。奶奶混身煉成宮保，笑著叫她來嚐。才五歲的孩子，已訓練出吃辣的本領。這是晚香一直練不成的。眼前忽地浮起剛才晚香被宮保辣得眼淚直打轉的樣子深紅的唇彩也被油給澆花了。她把相簿放在床上，小心地把合照撕下。所幸妹妹不吃辣，帶辣的菜她都可以獨享，因此她就更喜歡吃辣了。

暗香把照片拿到客廳，倚在茶几拾燈座上，專注地看著。小時候有大人頂著的安全感又回到了她孤獨的心。「妳不要只會批評，有辦法就做一次真的！」晚香在車中叫道。

她轉過頭，潛意識裡想避開晚香的舌鋒，可是思緒卻擺脫不開。晚香數落著多少年她帶給她的壓迫感：「妳最有品味，好壞只有妳知道。有本領就把道理說出來給大家聽聽，藝術又不是玄學，為什麼不公開？」正糾纏得緊的時候，電話響了。暗香一驚。又是她，還不肯放過我，要怎麼樣妳才夠？暗香自沙發上彈了起來，伸手就把電話線給拔了出來。

響了五聲，杜甲趕快掛電話。或許睡了吧，他看著沈暗香的號碼想著，忍不住笑了起來。

「這宮保雞丁根本不對……」她說：大家還正交相讚美時，被她一盆冷水潑得目瞪口呆。事隔兩小時，杜甲心裡還在叫好。痛快。他拿出一張紙，準備把沈暗香的談話抄錄下來。

……宮保雞丁的滋味

沈暗香沈暗香沈暗香說宮保雞丁雖有糖醋卻不該酸甜，麻辣才是正味。這盤又甜又酸又辣的雞丁入口之後只覺得口腔先甜後辣兩頰發酸，完全沒有整體的滋味，了不起只是測驗味覺的工具而已。沈暗香沈暗香沈暗香說。唉，沈暗香。我想再見見妳。我想見見妳……杜甲把多餘的字一個一個槓掉，最後只保留下「想妳」二字。這是他今夜心情最真的寫照。

七、

三角形，方形，圓形，直線的「沈」，「暗」，「香」，三字圖案陸續出現現在各類杜甲用過，看過的紙張上。他甚至找人印成浮水印嵌在自己信箋的一角。他喜歡她無所不在的感覺。可是實際上，她卻失蹤了。電話永遠沒人接，而且他竟然沒有她的地址。

杜甲以為只要有電話號碼，人就在他的掌握中生根了。現在他可是徹底地慌了。他除了沈暗香三個字和連串的七位數字，以及一張迷人的笑臉外，他對這個女子事實上是一無所知。他去問當晚在座的朋友，可是大家只有猛誇晚香的好處，卻不肯透露晚香的行跡……除了暗示他們是不會合得來的。可是外人懂什麼呢？沈暗香是他的親人，天下只有他知道，沒有人能否定他。這不是一盤宮保雞丁，每個人都有說話的份。

他實在是等不及了；不擇手段，他找上沈晚香。

沈晚香明艷動人，見多識廣，的確是幹記者的好材料。只可惜，自己實在沒有辦法跟記者做朋友：今天的知心話，明天的訪談內容。這種人的職業道德似乎永遠大過朋友道義。杜甲隔著桌子審視著晚香。

昏昏然的獨光閃爍在二人的臉上。實在是太暗了。他又一次在心裡抱怨。該去一家大亮大鬧的，或許話也就自然地說出來了。現在被情調壓著，只好委由晚香繼續描述這兩天採訪上的趣事，自己則陪著糊裡糊塗的笑臉。

晚香早想住口了。可是整晚杜甲啞若寒蟬，滿臉「無可奉告」，使她只好咬著牙撐著這場獨腳戲。她雖然口裡滔滔不絕，心裡則飛快地打轉，不斷地根據杜甲表情的些許變化來修正自己的故事。可是她真累了，而且越來越不高興。忽然，一句子還沒說完，她停住了。

只有燭光還熱鬧地閃在兩張陌生的臉上，代他們表情著。杜甲的目光自始就集中在晚香的右眼下眼線，以避開她的眼神卻又不致失禮。這會兒，一股難忍的寂靜沉澱出晚香的強烈不滿。他不能再逃避了，她在逼他打破僵局。說吧，現在說？等一下說？怎麼說？他還在盤算著，晚香可耐不住了，搜尋到杜甲目光的焦點，單刀直入劈頭就問：「你到底找我有什麼事？」她的語氣讓杜甲以為她真心要聽實話，於是乎他脫口而出想了一晚的話：「……妳姊姊好嗎？」

盛怒中，沈晚香一路拼過三輛計程車，以破記錄的時間衝到了暗香住處。顧不得什麼禁止停車的標示，一車頭栽進大門口的空位，甩了車門就上樓找暗香。

在數秒電梯旅程裡，她匆促地反省了自己二十八年來的生命，肯定今日是一生中最大的侮辱。她直覺上認為必須找暗香理論，因為這是她的習慣，一有不如意就找姊姊吵，沈暗香沒有不讓步的。

她踏出電梯，猛按暗香電鈴。屋內人驚得自書房奔了出來，惶惶不安地看著大門。誰？還會有誰？除了晚香外，天下還有誰能按出更急的電鈴？她鎮靜下來，走到門口自魚眼鏡看出，果然是一個扭曲的晚香鐵著一張臉，十分駭人。她慢慢鬆了鎖，撤了鍊，轉身就往裡走。晚香自己開門進來，一腳將門踢開，正要大步隨著暗香進書房，就發現暗香家多了什麼。

零亂如昔。書籍雜誌落得到處都是，可是在原有的陳年紙味之上，有一股新的氣味游動在空氣中。說不上來的。晚香一時沒有心情去研究，開步進進了書房。

沈暗香端坐在書桌旁，聽到晚香進來也不回頭。晚香瞪了她的背影一眼，拉了一把椅子，在數步之外坐定。她側眼打量暗香，長髮盤起，手肘支著桌，一雙手搭在頸背上。又是一個不說話的。晚香想到杜甲那張緊閉的嘴，火立刻燒上心頭。開口就要責備，卻吐不出一個字來。說什麼呢？罵什麼呢？憑什麼？暗香目前根本是局外人，我要求她什麼？叫她別碰那個姓杜的？可是我也不要再見他了，所以碰不碰我根本不在乎。如此一想，沈晚香忽然發現自己目的全失，滿心的不平和憤怒也頓時瓦解。張口無言，欲恨無因。她開始對自己的衝動感到可笑。爲了保住面子，口一閉，起身就走。

才走出書房，那股味兒又出現了。她耐不住疑心嗅著味兒走。最後在廚房門口站定，發現原來晶亮的廚房已蒙上一層油垢，可見近來炒菜動作的頻繁。爐台邊放了七八樣大小瓶罐：薄鹽醬油，陳年醬油，生抽，老抽，白醋，黑醋，米醋，浙醋，工研醋，鎮江醋；罐子裡貯著長胖的乾辣椒，紅圓的花椒和飽滿的花生。她來回觀察著這些暗香的新玩具，忽然大悟，轉身拉開冰箱上層，三盒冷凍雞丁，再開下層，果然一盤剩下的宮保雞丁端端正正地供在中央。

晚香一連倒退了幾步，站定，「砰」的一聲，把冰箱門狠狠關上，她明白了。

暗香倚著門帶著羞澀對她說：「還不太成功，等味道對了，請妳來嚐嚐，看像不像！」話還沒說完，晚香當下就把發言者易了位，一股勁地把自己的結論全抖出來：「算了吧，是爲了他吧，」她指著暗香，「虧妳想得，要我混身油污跟妳搶杜甲，我才不幹呢！」她疾步擦過錯愕的暗香，口中不忘繼續：「去啊，去找他啊，他還在我呢。牛郎織女，也去會面啊！」

沈暗香氣得無可忍，伸手扯回晚香，混身發抖地對她說：「沈晚香，妳不要欺人太甚，妳自己的問題想辦法解決，不要賴到別人頭上，妳懂嗎？」沈晚香用力甩開暗香的手，開了大門，連電梯也等不了，就衝下樓梯去了。

緊緊關上門，上鎖上鍊。禍首放了話跑了，留下她還激動地手腳發冷。

她以為自己已經遠離了這種情況，她以為只有母親才有能力製造這種感覺。現在沈晚香倒接下衣鉢，企圖激起她的罪惡感，以逼她走她要她走的路。憑什麼沈晚香要我就得給她？各有各的生活那麼多年，彼此都是成年人，為什麼還要任性地逼我交出我的東西，更何況我沒有！

她曲身坐在沙發上，漸漸平靜下來。無意識地玩弄著褲腳散出的線頭，眼睛四下無目標地張望著。半夜了，外邊的世界終於靜止，冷清的屋內世界也因此變得難以逃避。暗香遙控搖開了電視，一個陌生的關係正在螢幕展開，男女相識，追逐，槍戰……高潮迭起的螢幕人生，反視出自己生活的單調乏味。

她關上電視。得好好想一想了。

九、

自沈晚香惱怒離席後，杜甲尷尬地付了賬，開始在街頭遊蕩。他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穿過無數大街小巷，經過無數不夜行業，明亮櫺窗，擦過無數男女老少。有一陣子他也是夜遊者，任何新開張的歡樂場所，他在花籃湖謝前一定會造訪一趟，而且做出高下之評供朋友參考。久之，他膩了。在現代奪目的表面下，擺得卻是最原始的交易行為……用錢來換不可信賴的快感。他再也受不了別人把他放入交易的公式裡，他不是一個代數。

流動的眼光跟著流動的人潮；最終他們都會回到棲止的地點。日夜生活間總有一個完全寧靜的交替片刻。他自覺像個浮游的離子，找不到吸引自己的負極。

沈晚香不肯說，玉臉氣成碎片。憑良心說，她是挺可愛的，要是能換個行業就好了，要是能吃吃辣就好了……要是能變成她姊姊就更好了。唉，算了，扯清了也好。

我只要沈暗香。

不過，目前杜甲的私定親人還困在親情的取捨中，難以起脫。基於知識份子習慣，大小事情她都像做學問般左右思量，內外推敲，心情也隨之起伏，耗神至大。今晚，晚香是她難以成眠的原因。

她坐在床上，看著床頭盞燈光線所及的邊緣。明與暗，黑與白，取與捨，對立的詞組，兩異的姊妹。做宮保，都是晚香激起的；做後，的確，另一種情緒取代了要向晚香證明的原始動機。

原以為歷史是無法重建的，過去也是無法追回的。可是自開始嚐試做宮保後，她發現滋味是可以復生，回憶也是能重溫的。她是在模仿奶奶。記憶中奶奶先下雞丁過油，她也炮製；下辣椒，她也下。但是她的模仿終究是憑空學字，只能得其大概，卻難得其象。因此多日來數十次的演練，總是差一點。難以克服的挫折，使她漸漸對重溫過去感到灰心。今天，晚香更令她加倍失望。

親情，是她想自宮保的滋味中拾回的；奶奶已逝，她指望晚香。或許嚐了一盤奶奶的雞丁後，晚香和自己就能跟小

時候一般親近了。

畢竟血濃於水，杜甲不但是外人，還是個陌生人。何必爲他壞了手足？

現在，她漸有所悟：又何必爲強求不了的感情捨去可能的感情？

想到此，她掀被下床，跑到書房，開燈看到滿而溢的字紙箋，鬆了一口氣。熄了燈回到睡房上床再想。夜已沉寂，腦力已不濟，昏然之間，她坐著睡了。

十、

沈暗香步出校門往車站走去。四顆止痛藥都壓不住的頭痛，正自左太陽穴上下延伸，一張一弛，一張一弛，她已經快裂成兩半了。

杜甲此刻正卡在車陣中，無聊地四處張望。他左手支著窗沿，煩躁地順著頭髮，繼而開始使勁地摩挲臉頰下顎。這車陣再不行動，他遲早會把自己的臉給磨平的。

他看到一個身影，一個在反方向等車的女子，左手壓著太陽穴，痛苦地看著來車方向。他的心停住了，眼睛還盯著對街女子，右手已迅速熄了火，扯出鑰匙，拉上剎車，左手同時開了門，人跟著跳了出去。

他穿過鄰車躍過安全島，畢直地往前衝。頓時行車鼓噪，煞車喇叭齊鳴，叫聲不斷：「你找死啊！」，「你不想活啦！」杜甲憑眼角餘光和經驗，前進，閃躲，正眼不離等車的女子。她轉過頭來了，就是她！「沈暗香，是我！」杜甲揮著手，高聲地叫道，又連閃兩下，三級跳躍般來到了沈暗香跟前。

尋人終結，杜甲高興地鬆了一口氣；沈暗香則還被他驚險的行爲嚇得虛脫。眼前的杜甲，當街的叫喚，在頭痛的影響下，她真搞不清是幻是真。可是，自然地，她笑了起來。兩人雖然見面不過三次，話說不過三句，卻因多日來的一方想念和一方思考，竟搞得像天天見面，十分熟稔。

「回家？」他問。「嗯，」她答。「我送你，」他說。「嗯，不必了，幾站就到了。」沈暗香習慣性地客套回絕。

杜甲掩不住內心的失望，初次意識到彼此陌生的事實。這時車陣鬆動了，杜甲的無主車卡在路當中，其後數十輛駕駛聲叫罵，金聲震天，聽得杜甲耳中是在催快點突破人生行的僵局。他看著沈暗香，覺得兩個成年人不該再浪費時間玩年輕人的戀愛遊戲了。心一橫，搶起暗香的手就把她往車那兒帶，邊走邊回頭告訴她：「別說了，沈暗香，跟我走吧！」

這一扯倒把沈暗香扯出了矜持的殼。在過到車旁的短暫時間內，她在龐大都市噪音的鼓噪下，有了一格感悟：既然兩不相厭，何不放鬆跨出一步？感情的可能性不是分析可得的。

待杜甲重新啓動車子，再度入行的陣容時，她看他已大不同了。等到來到家門口，她下車的地點時，竟有些依依。杜甲雖感不捨，但這次輪不到他主動了。沈暗香若無言下車，這場默契之戀就算是結束了。兩個人枯坐車中，誰也不想

先說開口。